



# 童年的雪

□唐伟

初冬的雪似懂得山里人的心，它“蓄意”而来，循序渐进地飘。在某个淅淅沥沥的深夜，冬就这样开始，从大山深处揭开面纱，也让我一下子陷入童年山雪来临时的时光。

那时的山雪一下，年少的我们就开始甩开膀子耍。一群娃娃穿着胶鞋，拿着柴刀，深一脚浅一脚向山行。仰望山腰云雾缭绕，一抹白悬在山巅。一路上，我们蹚过冰凉的洋子岩河，顺着羊肠泥巴路，爬过一个个石洼，翻过一个个山岗。路旁的白茅草虽已枯败，可依旧高擎茅花，骄傲地立在冬里。越走，越觉得我们的渺小。白茅虽割伤了我们的脸和手，但我们依旧乐此不疲，一路进发。

我家在重庆石柱七曜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，村周知名或不知名的山、坡、河、坝我们都去过，这种勇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长辈们在山里谋求生活，捉襟见肘地活在大山深处。家里的牛羊带我们走过了太多的路，和我们一起看过最美的风景、喝过最甜的水。山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脚踩枯叶的窸窣窣声。我们大汗淋漓，尽管背着蓑衣，可还是湿透了衣裳。走累了，就择一处空地休息。翻过一层又一层，爬过一坡又一坡，越往前树越密，越往前山越高，可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了我们山里娃的脚，也阻挡不了我们祖先开的路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起，树丛里鸟飞雀起。一下子，山谷的静被我们打破。喊山，这可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的。面对偌大的群山、深不可测的山谷，我们深吸一口气，尽情喊着、闹着，山谷成了我们的乐园。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是每次必唱的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歌声在山谷回荡。渴了就匍匐啜饮溪水，累了就看山涧云雾追逐、缭绕变幻。我们最终见到了大人们口中的雪，它卧在山腰，静若处子；它飘在山巅，像条透白的哈达，十分闪耀，无比纯净。

冬渐深些，雪不再像初来时那般温柔，它似乎已与久等的心儿相印。尽管山里人早已了解雪的脾性，可每次开门，见到满目的雪，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，惊叹一声——“落雪了！”

我们蜷缩在被窝里，听到雪的声音，哪里还睡得着。爬起来，跑到院坝里，满目雪白。山坡上、田地里……到处都是亮眼的白，内心早已躁动和沸腾，每次与雪相遇，我们都敬畏又兴奋。一个个房顶像盖了层毯，看上去无比柔软。炊烟也胆怯了，刚爬出来，霎时被风拉散开去。小河沟没了暴脾气，只在如翼的冰层下低唱，星星点点的白菜像大地的一双双眼，与我们深情对视。

我和哥哥东窜西走，前呼后拥，小脚丫欢快向前，在雪地留下一串串“项链”。小伙伴们早已从柴堆里抽出竹橇，站在村口的小坡上等着我们。伯父和叔叔家的哥哥姐姐们提来撮箕，我们手捧洁白的雪，把撮箕一层层塞满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在奶奶家的门前铺成了一条滑雪道。

可以滑雪了，我们欣喜若狂。大人们也按捺不住，提着板凳，三两人抓住板凳脚下一滑到底。我和小伙伴们也不示弱，紧抓竹橇上端，稳蹲着身，不顾一切，一头滑下去。滑到底也不忘抓起一把雪，疯狂掷向伙伴。雪花星星点点洒在了我们的身上，小狗也在雪地里奔跑、欢腾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尽情滑着、笑着、闹着、跑着。玩得正尽兴，老远听见哥哥姐姐喊：“弟弟快跑，你爸爸来了！”这下哪儿还顾得上我的竹橇，直接撒腿就跑。哧溜一下掉进了沟里，惹得在场的人们捧腹大笑。欢笑声热闹了清晨的村庄，此时的村庄如山谷一样，成了我们的乐园。

为村庄第一场雪，我们久久等待；为一睹远山的雪，我们翻山越岭。雪融着智慧，藏着希望，看似静默却孕育伟大，看似平凡却蕴藏光芒。看雪是一种缘分，只有一颗纯真的心，才能看清雪的美，才能感受到雪的无穷智慧和力量。其实，雪更知人的心，一次次相逢，一次次温暖胸怀，它从不辜负虔诚的心。

山雪就是山里娃的福祉。当我这个山里娃带着自己孩子回到故土滑雪时，是多么美好的相遇和重逢。当看着欢乐的孩童们在小坡上撒欢时，那些关于山雪的时光似乎又化成朵朵雪花，从我的童年一点点下到这里。

山雪时光，弥足珍贵！  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

# 冬夜的热热水袋

□赖永亮

北风呼啸而过，夜晚很冷，窗上发出轻微的声音。我对着电脑搓着手哈气，手指发僵，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的橡胶热水袋。外壳已经发黄了，边角处因经年的风化也留有温润的痕迹。

“把双手捂热一些，避免关节受凉。”她小心地将热水袋交给我，粗糙的手温暖贴在了我冰冷的手背上，轻轻拍打几下，“老物件依然很好用，保温时间长，放在身上也很舒服。”

小时候冬天没有电热毯，也没有各种取暖器，只有这个橡胶热水袋。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母亲都会小心地把热水倒进去，手指捏住盖子来回拧紧，用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毛巾一层层包好，轻轻塞进我的被窝里。在整理被角的时候，她的手会碰触一下热水袋的位置，保证它放在我的脚边。热水袋的热量穿过毛巾慢慢散发出来，在被子里传开去，把冬天夜晚的寒冷都驱散了。缩在被窝里看着被角鼓起的小暖团，呼吸间都是温暖的感觉，总能安安稳稳地度过一整夜。

那年冬天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噩梦——黑影追着我跑到了无处可躲的地步，醒来后就大哭着喊妈妈。母亲穿着拖鞋、披着薄外套就冲了进来，冷空气里混杂着她身上的味道涌入屋内。我的小手被她搂在怀里，热水袋隔着睡衣贴在我的背上，温度刚刚好。“不怕，妈妈一直都在身边陪着你。”她的嗓子有点哑，但是很平静，一边拍打我的背，一边用掌心摩挲我的手臂。热水袋散发出的温暖穿透衣服到达皮肤，再加上母亲手掌的温度，仿佛给我的身体穿上了一层软甲，停止哭泣后，我就安稳地进入梦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热水袋还有一点热，母亲说她半夜起来给热水袋换了三次热水，怕我在梦中又感觉冷。

上师范的时候住校，宿舍没有暖气，冬天被子里会透出寒气来。母亲给我买

了一个小热水袋，外形圆润可爱，装满热水后能保持一整夜的温暖。每个周末回家，她都会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拧着热水袋的盖子看是否拧紧了，然后用一块绣有碎花的棉布包起来，小心地放进我的书包的侧袋中：“上课觉得冷了就把它放进口袋里吧，不要一味学习而忽视了取暖，冻坏了不太好。”

目前市面上取暖设备越来越多，有充电暖手宝、电热垫、暖风机等，小巧便携，但母亲还是习惯用老式的橡胶热水袋。她说：“虽然充电看起来很方便，但是总怕漏电不安全，灌热水就踏实多了，温度均匀，贴在身上很暖和。”她并不是固守着旧时代的记忆，而是以最朴实、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关爱，在每一丝温暖中都融入了她的爱。

去年冬天回家的时候，一进家门就看到母亲在炉边搓着手，手背上了几个冻疮，红肿发亮，有些地方已经裂开了一道小口子，轻轻一碰就疼。她说：“老问题了，冬天一来就犯病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晚上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把热水袋装满水之后交给我。我赶紧把热水袋塞到她的手里：“妈，你也暖和一下吧，你的手比我的还冷。”母亲愣了会儿，接着便紧紧地握住热水袋，指腹轻抚过那熟悉的外壳，眼角也湿润了起来。那时，热水袋的温度从我们的手中传递到了彼此的心中，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两颗心连接在一起，让人觉得十分温暖。

窗外的北风呼啸着，热水袋的温度仍然很温暖。拿着陪伴我多年的老物件，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的斑驳划痕，才发现它不仅给我的双手带去了温暖，也把母亲对家人的爱意传递给了我。冬夜里的那份暖意、热水袋里承载的思念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之中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一只麻雀歪着头看我 (外一首)

□张守刚

阳光下的江边下午  
我走走停停  
江水看起来平静  
几乎没有风摇动  
一只小麻雀喋喋跳跳  
站在白发的芭茅草上  
歪着头看我  
它的小眼神那么干净  
眼里的光比这时的波光还透明

我用浑浊的老眼看它  
它却不好意思地飞走了  
江面上留下不易察觉的  
小漩涡

## 野柿子的红那么持久

那么高的悬垂里  
留下太多空无  
阳光下的山冈  
看上去多么深邃  
山冈上密着的红  
集体燃着而且持久  
风反复吹来  
它们依旧固守自己的城池  
偶尔有坠落  
滚不出多远  
甜味又回到树上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 退休老太文学梦

□何龙飞

退休前，游姐爱读书，尤其爱看四大名著及现代长篇小说和散文随笔。目睹那些生动感人的文字，游姐心动了：何不像那些作家一样码字，追逐自己的文学梦。

遗憾的是，游姐是单位业务骨干，少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，即使写点随笔之类的，也只能在周末或晚上，权当练笔和培养爱好。但若是小敲小打，仅能夯实文字功底而已，不可能写出“名堂”。

不过，就因那些“小敲小打”，游姐结识了一些文友，互相交流沟通，取长补短。偶尔也有小文在文学沙龙上被朗诵，游姐就会庆幸不已，码文字的激情就会高涨。然而激情归激情，单位杂务缠身，游姐只好见缝插针地写作。

终于熬到退休了，游姐欢呼雀跃，可以全身心追逐文学梦了。老伴见她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的样子，除了感动，就是支持。得到老伴的理解，游姐加快了“逐梦”步伐。公园里常办读书写作沙龙，游姐积极报名参加，与文友们畅谈写作，受益匪浅。特别是听了本土名家的讲座后，她更感叹不已：“原来，写作需要磨炼和执着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

受到启发的游姐坚持写散文和随笔，经常拿到文学沙龙上去“晒”，聆听文友们的意见。次数多了，游姐的作品渐渐文笔流畅、情感真挚、耐人回味，以至于有文友鼓励她投给当地报刊，算作“小试牛刀”。

游姐采纳建议，试着投稿，然而却屡屡石沉大海，令她郁闷不已。还是老伴“坚持就是胜利”的话激励了她，于是她重新振作，写、改、投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中途难免也有人说风凉话，游姐没去计较。

天道酬勤。在投了50篇散文后，她的第51篇散文《执着是朵美丽的花儿》终于见报了，她心里乐开了花，陶醉在“处女作”发表后的欢愉中。老伴和众文友也纷纷点赞，朝她翘起了大拇指。游姐笑了，“逐梦”的干劲更足，作品越来越多，发表的也多起来，渐成当地小有名气的“文学新星”，顺利加入了县作协。

不仅自己要“逐梦”，游姐还要带动更多的爱好者“逐梦”。她争取到县作协和众文友的支持，发起并成立了文学社，每月开展一次文学写作沙龙，办得有声有色，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加盟。这个退休老太追逐文学梦的故事也在当地传为佳话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## 盼年

□周雪

松柏的熏香  
漫过街角的小巷  
炊烟的尾巴  
奏响岁末的华章

红彤彤的暖意  
点亮檐角的长廊  
窥望时光的缝隙  
拥抱满院的星光

河边的冰凌  
正，悄悄融化  
雀鸟的歌声  
想，吻醒山川的河床

风绕着树儿  
裁剪着五彩新衣  
断线的纸鸢  
在梦里，和你捉迷藏

脊梁弯处，正酝酿着  
米酒的醇香  
似父亲的手掌  
托起儿时稚嫩的心房

足迹，碾过额头的鬓角  
流年，谱写相聚的诗行  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)